

卷二



循吏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
古為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於峻德
明實因內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
內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咈之盛外無十二牧則承
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為風俗
哉十二牧之職即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察
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季遠能邇悖
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撫之厚德以風之飭

序文



卷

屬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良之極則也欽惟我

上留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著實績昭彰者必加以
不次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濯磨
以成時雍之化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
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
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節儉徭賦廣
蓄積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為之
教孝弟敦睦嫺懲奸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
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

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
識不充也官猶傳舍因爲利數者殃及其身者也審此
數者其於帝廷咨牧之意

子懷保之心庶有合乎南靖張君季長學古通務有守
有爲之士也適高安公與世遠欲脩歷代循吏傳屬其
手纂旣成加以釐訂與名儒傳名臣傳並梓以行世遠
不揣固陋敬論之於簡端以質天下之有志於化民成
俗者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漳浦蔡世遠書

序文

祭

二

歷代循吏傳目錄

卷之一

漢

文翁

龔遂

黃霸

朱邑

召信臣

尹翁歸

歷代循吏傳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薛宣

卷之二

漢

卓茂

衛颯

任延

劉昆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宋均

王景

廉范

魯恭

歷代循吏傳

秦彭

第五訪

王渙

孟嘗

王堂

卷之三

漢

蘇章

羊續

陳寔
賈琮

陸康

吳祐

童恢

劉寵

仇覽

劉矩

劉寬

歷代循吏傳

任峻

董和

附魏

杜畿

鄭渾

附吳

顧邵

卷之四

晉

王恂

胡威

范晔

曹攄

丁紹

顏含

王蘊

吳隱之

南朝宋

歷代循吏傳

杜慧慶

劉秀之

南朝齊

傅琰

范述曾

南朝梁

夏侯夔

張緬

南朝陳

卷之五

褚玠

北朝魏

韓麒麟

李平

張華原

北朝齊

崔伯謙

蘇瓊

歷代循吏傳

五

裴延儻

北朝周

裴俠

薛慎

隋

梁彥光

劉曠

王伽

長孫平

辛公義
魏德深

卷
之唐

李素立

薛大鼎

賈敦頤

陳元光

裴懷古

韋景駿

歷代循吏傳

尹思貞

倪若水

元結

吳秦

崔衍

呂元膺

韋丹

崔戎

盧坦

卷之七

宋

喬維岳

周渭

張綸

李允則

凌策

陳貫

歷代循吏傳



陳希亮

趙尚寬

仇愈

李璆

陳規

程迥

顏師魯

劉清之

廖德明

許應龍

張洽

楊簡

黃震

卷之八

金

王政

劉煥

元

歷代循吏傳

李德輝

程思廉

烏古孫澤

卜天璋

段直

林興祖

周自強

王艮

諸都刺

盧琦

終

歷代循吏傳卷之一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全高

南靖張福祖分纂



漢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
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文翁

一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
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
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為石
室祀孔子。以顏曾以下高第配享。後世文廟從祀。沿及諸
儒。其原皆自文翁發之。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子弟。除其更
絲。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
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子弟。富
人至出錢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論曰。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若文翁可謂知所本矣。蜀自秦始通中國。素未耀於文明。然文翁以一守移易風俗。如轉圜然。況於爲天子宰。獎教興學。詎宜風草之勢已哉。史又稱文翁倡教相如。實爲之師。大相如華蘧文勝。不過雕篆之技。故終西漢蜀儒僅以揚雄爲稱首。使當其時。得如古樂正者以師之。其所樂育以贊助道化。當不止此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文翁

二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涕泣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請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龔遂

三

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遂去安等及昭帝崩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

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後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形貌短小。上召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濱遙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乘傳至渤海。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龔遂

四

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鈎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單車獨行至麻郡中。翕然盜賊聞教令。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木。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口何爲帶牛佩犢。益課收鱖。畜果實。芟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

王生願從王生素嗜酒亡節度遂不忍逆及至京師將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甚重之以官壽卒

論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龔遂

五

以故姦軌不作五刑不試秦漢以後民業益薄俗益媮一遇水旱盜賊輒興於是立重法以繩其後而民生愈感矣遂之議安渤海何其惻然動人也昔汲黯以譽直立朝孝武稱爲社稷臣其涖郡亦能以清靜理遂之忠言似黯而吏績抑又過之庶幾重臣之選乃以年老不至公卿惜哉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補侍郎謁者後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上官桀等爭權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及即位名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黃霸

六

守丞相長史坐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縱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逾冬積三歲乃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薦之擢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止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

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
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謁府口言
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
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
問毫釐不敢有所隱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
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黃霸

七

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徵守京兆尹坐事貶秩有詔歸潁川治如其前前後八年
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
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
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
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誼其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

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霸甚慚。又以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被詔。誚責霸。霸免冠謝罪。自是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論曰子賤爲單父宰。有賢於己者五人。子賤師之。而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黃霸

八

度焉。用能鳴琴而治。夫子稱之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惜不齊所治者小也。霸之治潁川。不聞求一賢師一士。而獨任聰明。以爲理。故處郡則優。以宰天下。而其才遂絀。雖然。樹畜桑農。王政先務。以此鎮民。民可使富也。如其禮樂。則以俟夫君子。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無不愛戴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然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賢士大夫多得其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朱邑

九

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論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邑爲嗇夫時民視爲父母久矣道夫報最登朝輿望日重推其

性情行事。蓋豈弟君子也。昔子產死。夫子以爲古之遺
愛。若邑者足以當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朱邑

十

名信臣

名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陽
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處者稱超羣
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信臣為父勤力有
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
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
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又為民作均
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
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名信臣

十一

之甚者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從郡中莫不力田百
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名父遷
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竟寧中徵為少府奏請上林諸
離遠宮館勿復繕治共張又樂府黃門倡優譁戲及宮館
兵弩什器奏省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
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
萬年老卒官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
以文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祠信臣塚

而南陽亦爲立祠。

論曰古爲溝洫以備旱潦。至周益詳。自阡陌開。井田廢。農之病也久矣。惟水利足以救之。至於禮秩無等。俗尚繁奢。尤宜亟爲之制。信臣於此二者。法禁猶多未備也。而已生獲今名。沒享榮祀。彼以古法爲不宜於今者。誠與於不仁之甚者已。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名信臣

十二

尹翁歸字子汎河東平陽人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至翁歸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名聞甚奇其對除卒史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自以能不及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閱孺部分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尹翁歸

十三

北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選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邑子兩人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如之縣縣各有記籍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爲奸猾亂吏治前二千石莫能制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

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姦邪罪名。亦縣縣
有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名其縣長吏。告曉以姦黠
主名。使用類推。迹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
治。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
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元康四年卒。家
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三子皆爲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尹翁歸

十四

論曰。尚德緩刑。先王所以致治也。然水懦民玩。威在鈇
鉞。觀翁歸之置籍詰姦。以一警百。猶有刑賞忠厚之意
焉。至緩小弱而急豪強。則詩所云。不吐茹者。意庶幾
乎。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燕刺王之謀逆也延壽父義爲燕郎中彊諫而死及魏相對策以爲言謂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大將軍霍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名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聞以謠俗民所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韓延壽

五

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

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
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
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
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
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
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
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
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韓延壽

六

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其
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
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
掾數白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
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固彊之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
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
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
移病不治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

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
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
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
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
引見尉薦郡中歛然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
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
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
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
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令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韓延壽

七

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左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
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
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
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於是望之劾奏
延壽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
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
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

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論曰三代以返教化衰息故漢興良吏如龔黃輩其效
止於富民即文翁於蜀亦不過獵其英而咀其華耳未
有能以禮讓為國者也延壽之教考行古禮與民為讓
彬彬乎三代之遺及至末路與望之相訐無論當時所
案未必得實就使有之責過錄長猶當使從議賢之條
也丙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庶幾休休之度古所謂一
个臣者已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韓延壽

六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祖父孺徙茂陵。敞又徙杜陵。初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會昌邑王賀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以廢王賀在昌邑。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及霍光薨。宣帝親政事。漸收霍氏權。罷光兄孫山雲。以侯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張敞

九

封事陳計。上甚善之。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自請治之。天子徵爲膠東相。敞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請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歛然。居頃之。入守京兆尹。自趙廣漢。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旣視事。廉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

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張敞

三

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無威儀。又爲婦畫眉。故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未盡。數日。敞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

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
楊惲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
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妻子家室皆泣惶懼敞獨笑
曰吾身亡命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
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爲冀州刺史敞到部以耳
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
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盜囊橐吏逐捕窮窘縱迹皆入王
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張敞

三

殿屋重轅中皆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
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滿歲爲真太原郡清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
臣宜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
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猶徵敞欲以爲左馮翊
會病卒

論曰敞爲吏皆以善弭盜得名其治膠東之法三治京
兆冀州之法各一夫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爲逋藪有酋
魁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魁而盜源斯塞至若懸以賞

格使人盡捕吏優其遷調使吏盡爭功下除罪之令使盜黨相捕無以異於吏民則盜亦安所容哉敞負才智以經術自輔而弭盜之方實具足為後法也若趙廣漢治京兆燭奸鋤豪有趙張三王之稱然多用鈞距之術少子諒易直之心言乎教化則不如文翁韓延壽言乎才能則較之敞與王尊獨為刻深非所以垂訓也故削之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張敞

三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爲獄小吏數歲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舉幽州刺史從事察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答我尊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王尊

三

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射殺之吏民驚駭後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母久妨賢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母以富賈入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

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至殘賊免起家復
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
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上以爲郿令遷益州刺
史先是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折阪歎曰奉先
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尊治狀遷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王尊

五

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
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玉太
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
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
家交通尊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
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玉王復延請登
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免使
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
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

掖顧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玉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
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
尊爲相倨慢王血氣未定不能忍誠恐母子俱死尊竟坐
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初
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及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尊劾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
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顯專權擅勢
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王尊

五

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慚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緩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
尊坐塗汙宰相輕薄國家左遷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
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
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選用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
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
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御史
大夫奏免尊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曰往者

盜賊阻山橫行道路不通暴師

露衆不能擒制尊行京兆尹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
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姦邪銷釋吏
民悅服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傷於詆
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願下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
東郡太守久之河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
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壞
吏民數千萬人盡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王尊

三

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
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
官吏民祀之。

論曰推尊之勁氣壯節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啻甘
飴曾無顧畏即自謂賁育不能過之矣記曰孝子不登
高然戰陣無勇又爲非孝者豈不以丈夫授命必得死
所當尊疾驅度阪時萬一馬驚車殆身殞懸崖於孝固
虧矣於忠亦不爲得也是以古之養勇者必先明理

不明而浪擲其生。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王尊

五

薛宣字貢君東海郟人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補不
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貢還府貢令
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
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為宛句令王鳳薦為長安令以
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執法殿中數
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
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有大賊
廢亂徒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三

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
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為設酒飯
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具得其罪臧然宣察湛有改節敬
宣之效廼手自牒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
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白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
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詎而宣辭
語溫潤無傷害意即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
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吏民

言令治行煩苛。謹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繪
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
考察。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
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
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
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碎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
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奏賞與
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元

君子之道焉。可憊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
所職。卒功業。宜得吏民罪名。輒召告縣長吏。使自行罰。曉
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
莫不喜懼。免冠謝宣。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
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怨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
未及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
受繫者。錢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
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
曹掾書立之。樞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

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薦宣上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乃除趙貢兩子爲史宣爲相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而天子好儒雅宣經術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二十

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數月廼平會卬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趣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初宣爲丞相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歸卒于家

論曰貢識宣宣亦識方進二人皆卒至相位何見之明也宣爲郡頗持大體及爲相乃以煩碎見譏方宣之除

中丞以明習文法故其後方進薦宣亦云然以知文法
可以治郡而不可以相天子宰天下。夏之服古入官者。
其術業必異於是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三

歷代循吏傳卷之二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靖張福昶分纂

漢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卓茂

一

行有人悞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莽置大司農六。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卓茂

二

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後莽居攝。以病免歸。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絮。復以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比葬。車駕素服親臨送之。

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道不拾遺。蝗不為災。及遯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

王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靖，戰將角才之秋，獨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論者以子陵歸釣實開東漢節義之風，擢茂太傅，遂使東京循吏輩出諒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卓茂

三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聞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衛颯

四

吏杜絕流民稍遷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問之平民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爲冶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颯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論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治民者如是後世治不古

若非盡智猷才分之不足也視官府爲傳舍則其誠意
之不加也固宜颯居官如家用能於聲教甫通之地立
法興化移易風俗而民咸宜之故知設誠致行者政之
善經雖康叔所以靖頑民未有外此者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衛颯

五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亂避兵隴西隗囂聘之不應更始元年以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是時中土士人避亂江南故會稽多士延乃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任延

六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願備錄延辭讓再三署爲議曹祭酒萇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卑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
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
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人
生為立祠。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擢武威太守。帝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
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武威大姓田緄為郡將。兵長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任延

七

史。子弟賓客多為暴害。延收緄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
者五、六人。緄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攻郡。
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
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
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
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
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
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

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

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論曰：子陵之清風峻節，光武猶不能屈。獨應任延之聘，雖韓起之與田蘇遊，其義曷以加茲。及後歷官禮教，行於種姓，直聲動乎大廷，益以知延之學行，誠加於人一等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任延

八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容禮又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宗室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是時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教授於江陵光武即除爲江陵令江陵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劉昆

九

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二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於官遂世掌宗正焉

論曰中孚以格豚魚精誠之至有感必通然先以感通
爲心而期必其應則誠之與存焉者寡矣故昆偶然之
對非姑爲謙退也理固如是耳漢家自光武再造以仁
厚立國士多長者降及桓靈之世乃有以激昂議論見
者豈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劉昆

十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
三遷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
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
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
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懼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
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
時匈奴數侵抄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
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戶口增倍九年徵拜潁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郭伋

十一

川太守時潁川盜賊羣起伋到郡招降趙宏召吳等數百
人悉遣歸農其黨聞伋威信降者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
州牧過京師見帝言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
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
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
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耳
比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
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

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大司空者。帝以新省朔方屬并州。而盧芳尚倚匈奴爲邊警。欲伋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帷帳錢穀充其家。伋悉散與宗親。無所遺。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家塋地。

論曰。伋所至。以信爲治。夫信者。五常之本也。撫民不以信。則仁不究也。接人。不以信。則禮不行也。整兵。不以信。則義不足以禦亂也。燭姦。不以信。則智不足以靖民也。伋主於信。以成其政。至不欺竹馬兒童。庶幾朴篤君子者已。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郭伋

士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一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暴橫。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棨戟。復使之河東。至大陽。聞賊楊異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政治清平。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築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人以方名。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乃上疏願受小職。以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請立符。以絕姦端。從之。十四年。卒。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杜詩

三

論曰。詩之爲治。可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名父杜母之

稱。於今爲烈。當其格殺蕭廣。一何壯也。其才略誠有以

過人者退而辭位以避功臣又何其恂恂禮讓君子耶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杜詩

十四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署為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所在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為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而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為人所笑太守梁統深相敬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不以官屬待之隴蜀既平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孔奮

五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政府舍殘殺郡守奮追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為用命又率厲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

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丞已爲河西所敬重及爲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清平後上病去官卒於家弟竒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亦作左氏說云

論曰光武中興隗囂猶狡焉思爲鼎立之計惟奮與竇融梁統等精白乃心以獎王室其後竇梁皆藉椒房之寵累葉貴盛卒與禍親奮獨索囊蕭然一經授受終亦不罹世網所守爲益高矣觀其以廉律已而羌人獻費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孔奮

六

以義割恩而氏人效命則知爲天子吏誠心格物亦何物之不格哉以此坊吏而吏猶有以求賕顧私敗其治蹟者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早孤讓父餘財於兄子凡數百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騎七千詣大司馬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纔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說漢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張堪

七

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

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論曰。南國多稻田。而北土惟旱種。或以朔漠霜早。又地
高阜。恐水泉不足以輸灌也。讀堪傳。乃益知其不然。直
阡陌既廢。兩漢之世。斥其地為邊壤。不復更為經界耳。
堪以一守之力。種植一郡。民享樂利。播之歌謠。後之尹
是邦者。富民之術。宜莫先於是矣。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張堪

十六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年十五爲郎好經書每休沐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調辰陽長以俗信巫鬼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至而尚已沒因監伏波將軍馬援軍與諸將俱進及援爲賊所阨卒於師士多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宋均

九

也乃矯制命呂种奉詔入蠻告以恩信而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以降於是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及還自劾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惟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遂每歲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旣而莫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東海吏民思均恩化詣闕訟均者數千人顯宗以

其能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均雖死。不易志。帝聞之。善其不撓。即賈郎遷。均司隸校尉。出爲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耆老爲走禱。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力疾詣闕謝。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之。旣而欲用爲司徒。召見均。疾甚。不任趨走。兩騶扶之。流涕固辭。帝甚傷之。建初元年卒於家。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貴弘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以時方嚴切。恒欲叩頭爭之。而終未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論曰。陳湯矯制以開邊。幸臣故抑其賞。志士猶或訟之。若均專命以全王師。而劇盜隨以寧貼。其功浮於湯矣。湯之末年。每以邊事被顧問。均亦獲參異議。所遇又略相似。至均之論吏治。平情準理。以此從政。果且達已。

王景

王景字仲通其先琅邪不其人八世祖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清北王興居反欲委兵於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家焉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馮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以陽武令張汜言光武方爲發卒而浚儀令樂俊復以新被兵華民不堪命宜須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王景

三

平靜其事遂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形便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意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

賜車馬繡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論欲車駕遷還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孫叔敖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

論曰。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當神禹時。九河底績。然自殷家。已不常厥所。至周定王。而河遂改流。歷考歷代循吏傳。卷之二。王景。三。後代治法。雖不必同。要惟疏濬開導。以殺其勢。順其性。如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者。方無惡於智矣。漢世賈讓之後。獨景以此見長云。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
豪宗自苦陘徙焉曾祖父哀成哀閭為右將軍祖父丹王
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遂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也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道
葭萌船觸石沒范抱棺俱沉衆傷其義鉤求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追范范卒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
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廉范

三

曹及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
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
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
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
君困危替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
不言身自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
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
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

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匈奴過五千人。移檄傍郡。吏欲用故事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匈奴衆盛。范兵不敵。適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匈奴遙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匈奴自相輯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廉范

十四

歷代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然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絺。數年坐法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道過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所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

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卒於家。論曰：范之孝義節烈，赴人之險阨而忘其施，可以廉頑立懦，豈徒以吏治見哉？昔李牧與廉頗相繼爲趙名將，牧之禦邊以示弱，制勝范乃以示強，却敵故孫臏減竈而虞詡增竈，趙奢增壘而趙雲開壘，虛實強弱之形，兵事固倏忽而異變也。若范之將略，其猶有祖風者耶。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廉范

三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而弟丕方七歲，晝夜號踊，賻贈無所受。旣歸，服喪禮過成人。卒喪，與丕奉母居太學，習魯詩。兄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喜慕其志，每歲時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郡數禮請，託疾不肯應。及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訟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敕歸牛。至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親問兒，兒曰：「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魯恭

三

安是歲嘉禾生恭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舉賢良方正恭舉中牟王方帝即徵方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後拜侍御史和帝立車騎將軍竇憲建議欲擊匈奴恭上疏諫略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今邊境無事宜修仁行義尚於無爲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乎不從恭每見政事有益於人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尋爲魯詩博士拜侍中數召問得失恩禮寵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魯恭

三

異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恭重購賞開恩信降其渠帥張漢等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永元九年徵爲議郎拜郎中其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上除恭子撫爲郎中而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初和帝末令麥秋案驗薄刑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略曰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心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

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是時斷獄承用肅宗之制率以冬至前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即格殺不復讞正及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復奏曰王者之作因時爲法一夫吁嗟王道爲廢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者舊大姓不蒙薦舉至生怨望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性謙退奏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魯恭

天

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催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論曰恭以德化人世傳三異至其兩論斷刑上若天時下便民事與申商憐覈少恩者迥若河漢矣當西漢時惟董仲舒知求端於天以爲王者任德而不任刑恭之治郡立朝率由是道可謂寬仁之長慈惠之師者已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
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十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
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
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
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
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
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
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秦彭

无

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
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
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
天下齊同其制詔令三府以所立條式班下州郡在職六
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肅宗巡行再
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弟淳褒並為
射聲校尉

論曰彭之以禮訓人事同韓延壽然延壽以罪死而彭
以恩遇終以此知明章之馭吏光於前烈矣至其差田

爲三品實做周官不易一易再易之舊法。然古者受田於公。故田瘠者所受多。田饒者所受少。後世民自營田。彭亦差之而已。豈能盡如周制哉。但因所差等。以定賦稅之高下。庶幾猶有禹貢之遺意焉。是則酌古準今者。所可變通其法而行之者已。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秦彭

三十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
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
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
太守歲饑粟石數千錢訪未及上言即開倉賑給以救其
敝吏懼譴爭之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
救百姓順帝聞之璽書褒嘉焉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
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第五訪

主

論曰歲之有災歉天之行也當鴻雁之哀鳴求芻牧而
難企坐視赤子之顛連於溝壑而惟一身之罪譴是恤
豈爲民父母之心哉汲黯而後謂訪實追蹤其美豈其
遠而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郟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已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平商旅露宿於道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罷歲餘徵拜侍御史永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王渙

三

元十五年從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神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相與賦斂致奠酸以千數及喪西歸道經弘農民皆設槃案於路問其故咸言往時持米入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絕無侵枉故報之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鐔顯後亦知名仕至長樂衛尉自渙後連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

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
論曰。朱子作綱目。縣令書卒者。陳寔王渙二人而已。所
以勵天下後世親民之官也。渙非獨以發擿姦伏見長。
其誠厚之德。實有感人者。洛陽之民。俎豆弦歌。沒世而
不忘也。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王渙

三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任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及姑老壽終。夫女弟以宿嫌。誣婦厭苦。供養鳩其母。郡輒結竟其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守。守不爲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祈無所應。後守殷丹到官。嘗輒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丹從之。即刑訟女。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趾比境通商。常以珠買穀。先時宰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留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七表薦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論曰。書稱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况於振幽釋滯。尤貴設誠者哉。夫惻怛著則私意捐。是非別而刑罰中。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虛中以治鬼神。將通斯于公。所以無冤民也。嘗能雪寡婦之冤。至守合浦。而有還珠之異。昔宋子罕有言。爾以得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夫不貪誠足寶。嘗乃以不貪之故而還寶。斯誠無價之至寶也。已。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孟嘗

三五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擄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吏固諫，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

歷代循吏傳

卷之二

王堂

三

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實，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秦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論曰。任賢爲理政之本也。其用弘其利博。善兼天下。何
况郡邑。於是坐嘯畫諾之後。堂又著焉。雖然。非陳蕃其
人則不可。

